

夜宿花亭

高文舉仲狀元

思小姐進京遇難



大街誇官文通逼親

北京打慶廠學古堂印行 (一一七)

●新編嘯嘯戲夜宿花亭 高文舉仲狀元

(生上引)一朶鮮花紅十里，狀元及第馬如飛，(白)在下高文舉，我本涿州范陽人氏，大比之年，上京趕考，得仲頭名狀元，奉旨大街誇官，又被文通老賊，將我困在他府招親，不想起來還在把了，思想起來我好愁悶哪，(唱)高文舉坐書房，我好傷情，思想起恩姐姐張美英，大比之年去趕考，得仲爺家狀元公，留落在文通他府下，一連三載無回家中，思想起姑父母流痛淚，又想起恩姐姐張美英，思恩姐，想的我肝腸痛斷，盼恩姐盼的眼睛紅，肝腸斷了難見面，眼睛紅來不得相逢，這也是我自己心中暗想，忽然間心發迷，要困朦朧，(睡介上旦唱)走哇，張美英出門來淚盈盈，思思前想想後我好傷情，自從我出門身受數難，只說是九死無有一聲，想必有神佛暗中保佑，挨門討要哇來到北京城，進城來我住在張家小店，時運不至又把病生，一病我病了半個多月，欠下了店賬還不清，萬般我出在無計奈，一到大街賣自身，又被文舉買了去，太太見我喜在心，將我領到北樓去，侍奉小姐女花容，一進門待我熱如火，

到後來待我冷如冰，我不知我說錯了那句話，小姐他將我趕出樓庭，送到了花園中去打水，夜晚叫我澆花澆到五更，呂順着花池往前行走，忽然間想起來古人幾名，吳香女，爲密建，西宮落淚，貂嬋他爲呂布夜奔曹營，李三娘爲劉高，磨房受苦，趙金娘爲匡胤，千里送行，趙五娘爲伯偕，連街賣髮，張四姐爲文瑞，偷下天宮，織女星爲牛郎，不離天河岸，孟姜女爲范郎，哭倒長城，樊梨花爲丁山唐營送枕，莊金定爲羅成，下過北平，李雅仙爲元和刺瞎二目，段昭君，爲劉王，黑河命傾，林英女，爲湘子齋僧補道，崔英英爲君端，病在樓中，劉金定，爲宗保，南唐報號，力殺四門救主公，王寶川，爲平貴，寒窯受苦，正正的受了一十八冬，小奴我爲表弟高文舉，不知到何日才得相逢，這也是我自己，心中暗想，不由的一陣好傷情，猛然我抬頭用目看，園內的花果感人情，有芍藥合牡丹成雙配對，桃花紅，杏花白色色鮮明，十樣錦並頭蓮成雙坐對，玉美人夜來香不能相逢，鷄冠花月月紅紅似火，枝子花丹桂花令人心驚，小奴我往前走抬頭觀見，見一所書房面前迎，邁步我又把台

階上，燈光一閃看得真情，裏邊好相有人影，但不知何人在內存，（鎖住白）在我將窗靈紙破仔細看來，內裏所坐之人，乃是官家打扮，我看有些面善哪，（唱）代烏紗好似高文舉，穿蟒袍好相高書生，我有心進書房將他問，怕的是錯認了官親了不成，無奈何抓一把黃沙土，對準了窗靈下絕情，只聽的刷拉拉一聲響，驚醒了老爺狀元公，（生驚醒介）（咳呀）我正在睡夢之間，忽聽窗靈響，不知屈情爲何，（唱）高文舉我正做團圓夢，我夢見恩姐姐找進京，照着姐姐捕一把，醒來原是一場空，奇怪奇怪真奇怪，窗靈紙響亮，却爲何情，（白）在我仔細聽來，（旦叫）哭哇（生白）真來奇怪，（聽哭）好相女子聲音，夜靜更深花園門又禁閉，那裏來的女子啼哭，咳呀是了，想必是文通老賊，在朝殺人俱多，害人俱廣，冤鬼與他要命也是有的，冤鬼呀冤鬼，我不是文通，我是爺家頭名狀元，（咳呀）但說是這，一來我有三篇文章，二來又有押書寶劍，可以降妖捉鬼，怕你何來，怕你何來呀（唱）押書的寶劍拿在手，邁步出了書房門，呂順聲音往前奔。（旦哭介）忽聽見女子大放悲聲。手拿寶劍空中舉

，照準黑影下絕情，(旦叫)老爺慢着動手哇，(唱)奴是一人，非是一鬼，我是個避難的女花容，(生白)你是一人因何來在這裏，(旦唱)小奴我並非是外來的女，我本是文府一個丫環，(生白)住口，文府的丫環四十餘名，老爺無有不認識的，怎麼不認識你呢，(旦唱)小奴我進府來不過半月，我本是新來的一個丫環，(生白)這就是了，你那新來的丫環，敢跟我到書房講話麼，(旦白)老爺頭前代路，(生叫)是你隨我來，(唱)高文舉頭前走心中害忙，(旦唱)後跟着胆戰心驚的張美英，高文舉進書房落下坐，張美英進房來跪在流平。(生白)這一女子不要害怕家住那裏，姓名字誰，慢慢的講來，(旦唱)老爺聽了，問我的家來家也有，也不是無名少姓的人，家住涿州范陽地，(生白)住了，下官我是范陽人氏，這一女子，前來與我攀高接貴也是有的，(咳呀)高文舉呀。高文舉。你好差矣，淨許你住在范陽，就不許別人住在范陽麼，這一女子我來問你，可是住城可是住鄉呢，(旦唱)范陽城東十里地，地名就叫張家營。(生白)你父何名你母何氏，(旦唱)女不言父各叫張義。母親高氏老話封。(生白)住了，你母既是誥命夫人，你也就是千金小姐，但不知你許配何人為婚，(旦坐羞狀)你許配何人為婚，慢慢的講來，(旦唱)許配我兄弟高文舉，(生白)住了，你二人既為夫婦，為何又言兄弟二字，(旦唱)老爺請

聽，我們本是姑舅成親，(生)你兄弟坐何生意呢，(旦唱)我兄弟自幼赴去父母，來到我家把書攻，(生白)你兄弟他往那裏去了，(旦唱)我兄弟進京去趕考，聽說是得仲狀元公，(生白)你兄弟既是高榜得仲，就該將你休書送到家中，(生白)我且問你：你父母見了休書他可曾將你怎麼辦法呢，(旦唱)我父母見休書要把我另聘，(生作急)你便怎麼樣呢，(旦唱)小奴我再三再四的不敢應承，萬般我出在無計奈，合我的叔伯兄弟找進京，(生白)你那兄弟們向那裏去了，(旦唱)咳，苦死人也，(唱)自從我二人出門庭，同我的兄弟一處而行，只說是在家千般好，那知行路受苦情，走一里來我哭一里。夜晚住店哭到了五更。無一日不想高文舉，那一夜不想高書生，只說我二人把京進，找我兄弟把賬清，行走路過蘇家寨，由山上下來了衆嘍兵，還有那寨主親兄弟，一名叫蘇虎一名蘇龍，他兄弟見小奴容貌好，搶上山去要拜花燈，我兄弟一見破口罵，罵惱了山賊了不成，捆上推出寨門外，也不論時刻問斬刑，你說我兄弟死的怎麼苦，拉着了小奴要拜花燈，(生白)眼看的貞節難保，後來怎麼呢，(旦唱)那山賊本是親哥兩，一女二男怎麼把親成，他兩個商量着取了和氣，到不如再搶個拜花燈，(生白)雖無成親，你怎麼逃出虎口，(旦唱)二山賊行圍去採獵，將小奴擱在後山峰，留幾名嘍兵將我看守，還怕我自盡傷了

忘不了老爺的恩情，(生白)眼前若有你兄弟高文舉，你便把他怎麼樣呢，(旦唱)眼前若有高文舉，咬他一口哇問他一聲(生白)(咳呀)姐姐呀，我就是你兄弟高文舉，(生對跪旦白)住了，(七槌叫三板)美英聞聽這句話，不由一陣怒氣生。用手一指高聲罵。罵一聲無恩無義的小畜生，(抬手要打生白)姐姐是你慢着哇，(唱)高文舉開言來姐姐叫，叫一聲恩姐姐要你是聽，並非是兄弟我忘恩無義，我還有下情細對你明，(旦白)有話你說，你為怎寫的休書，怎樣味的良心，你……與我講來(生叫)姐姐莫要動怒小弟我還有下情稟告哇(唱)高文舉未開言淚盈盈，叫一聲恩姐姐貴耳聽，自從我趕考把京進，三場的文章俱伸頭名，大街上誇官職，路過文通他府中，他把我讓進他的府，酒席筵前把話明，當面就把親事計，小弟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應承，老賊他將我留在府，立逼我寫下了家書一封，這老賊背我把家信改，休書二字不知情，為弟我要把休書寫，準備天打五雷轟，(白)姐姐那休書若是兄弟寫的，我誓天誅地滅，(旦白)兄弟言重了，(唱)聞聽說我兄弟起下誓，到叫我張美英喜在中心，開言來我便把賢弟叫，叫一聲兄弟你聽，起來吧呀，起來吧，你再要跪着姐姐心疼，我不是姐姐來你不是弟，咱二人還是夫妻之情，(旦白)快快起來吧，詩，二人夜宿花亭，兄弟請，兄弟請，同下(完)

花容，那時我哭的如酒醉，自思我一死那還想生，這也是小奴我命不該死，想必是暗中有神靈，挨門討要把路來行，(生白)住了，你一女流之輩，怎麼來到北京城呢，(旦唱)多虧了觀士音救苦救難，一陣風將小奴刮到北京，(生白)進京城你投奔那裏呀，(旦唱)進京來我住在張家店，時運不至又把病生，一病我病了半個月，欠下了店錢還不清，萬般我出在無計奈，一到大街賣自身，(生白)人家有錢要買妾，你便怎樣呢，(旦白)無賣的是奴焉敢賣妾呢，(生白)人家有錢要買妾，你便怎樣呢，(旦白)做奴只要銀十兩，(生白)做妾呢，(旦白)就是那萬兩黃金奴也不應，(生白)你怎來到文府呢，(旦唱)小奴我正在大街把身來賣，又來了文府的兩個家丁，十兩紋銀將奴買妥，將小奴領到北樓去，他待小奴中，進府來就把太太見的盤問，我把家鄉細對他明，自那日我說了名合姓，小奴也一百成，後來將我來苦情，先前他待我熱如火，後來待我冷如冰，將我打到花園去，一到花園受苦，白日花園去担水，夜晚澆花到五更，別的花苦死還罷了，一到花園要死了，叫奴命丁，我想人命抵人命，那有花死叫人死，小奴待奴這般苦，不知道何日跳出火坑，慈心的老爺那想我想，兄弟高文舉，我張美英這官官相會訪一訪，訪我兄弟高書生，若訪着我兄弟高文舉，至死也

風陵文庫
文庫 19
F400
M269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